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風翻梧葉知秋涼

彭迎港

從巷口走過的時候，最先接住秋意的不是眼睛，是耳朵。風拐過牆角撞在那排老梧桐上，葉子簌簌地響，像誰蹲在樹頂翻一本厚書。那聲響不似春天的細碎，也不似盛夏的喧鬧，沉得很，也清得很，仿佛每片葉子的紋路裡，都藏著點離別的調子。

我停下腳，看見一片葉子掙脫了枝頭，旋著，飄著，慢悠悠落下來，像一只飛倦了的金黃蝴蝶，輕輕歇在沾著昨夜雨痕的青石板上。蹲下去拾，指尖觸到葉脈，凸凹的脈絡像幅微型的掌形河流，從前淌過多少陽光雨露，如今只盛著淡淡的午後光影。風從衣袂邊滑過去，干干爽爽的，帶著點舊宣紙的毛躁感，蹭得臉頰微涼。

風裡的味道最是耐品。有桂花的甜香，若有若無飄過來，像一段久遠的溫柔記憶，稍不留意就散了；混著巷子裡曬在竹竿上的舊棉被味，蓬蓬松松的，裹著曬了一天的太陽氣；再往深裡聞，遠處誰家窗戶飄出燉湯的醇厚香氣，稠乎乎裹著暖意，撞得人心裡一軟。就著這風聞著這些味道，忽然覺得日子慢慢熬出了綿長的滋味。

風不只穿過街巷，也吹過更遼闊的年月。吹過《詩經》裡「蒹葭蒼蒼」的河畔，水邊蘆葦搖了千年，還是那副思念的模樣；吹過杜甫草堂邊的長江，無邊落木蕭蕭而下，卷著半生漂泊的滄桑；吹過納蘭容若的窗櫺，吹動案頭未成集的詞稿，便生出「人生若只如初見」的輕嘆。一樣的秋風，吹過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心境，便染了不同的顏色與溫度。此刻拂過我耳畔的這一縷，或許也曾輕輕掠過某個宋代憑欄人的肩頭吧。

從前讀郁達夫，總記著他說北國的秋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可南方的秋從來不是這樣驟然降臨的。它是一點一點試探著滲進來的，像個含蓄的女子，不聲不響。某個傍晚推開窗，忽然聞見風裡的桂香；某個清晨踏過石階，發現青苔泛了點白，等察覺時，秋已經站在身邊了。它用涼涼的溫潤的指尖，輕輕觸碰臉頰，忽然想起些遙遠的人和事。

黃昏沉得很快。天邊的雲被夕陽染成綿長的紫，遠處炊煙裊裊升起來，在微涼的空氣裡白得醒目，像一根根柔軟的絲線，連著大地與天空。

我忽然想，這滿世界的風，是不是也在織著什麼？它從遠方來，往更遠的地方去，經過山川河流，經過無數個像我一樣在秋天裡駐足的人。它把那些看不見的故事，從一個人心裡，吹到另一個人的夢裡。

夜裡回家，隨手翻一卷宋詞。風輕輕叩著窗，把月光篩了一地。我坐在暗處，聽窗外的風，也聽自己心裡那片無聲的秋。風從窗縫鑽進來，翻動書頁沙沙響，跟窗外梧桐葉的聲響疊在一起，像誰在對著翻一本無字的書。

秋風起，天漸涼。這涼從來不止在衣裳上，更是在心裡。暑熱退盡，人也跟著清醒沉靜下來，忽然就看清了內心深處那片遼闊的原野。那裡有落下的葉，有遠去的雁，有沉淀下來的、沉甸甸的，關於時間的所有答案。

遠去的麥秸垛

楊衛中

故鄉的麥秸垛，是隨著芒種時令的到來一天天堆積起來的。

我的老家在豫東平原，這裡歷來都是小麥的主產區。

麥收時節，田野裡、曬場上一片忙碌，人們割麥、拉運、攤曬、碾場…… 工序繁瑣且復雜，等到顆粒歸倉，曬場上只剩下或圓或方的麥秸垛。遠遠望去，仿佛是從地裡冒出來的一朵朵大蘑菇，又像是戰爭年代修築的一座座大碉堡。那些麥秸垛高矮錯落有致，遍布鄉村田野，成為一道獨特的靚麗風景。風過之處，帶著陽光味道的麥秸清香直撲鼻腔。

在我的記憶裡，打完場，把抖淨麥粒的麥秸打成麥鋪子，才開始垛麥秸垛，這可是個技術活。父親在麥場邊較高處，把疊成鋪的麥秸用鐵叉挑起，把圓形垛基先打起來後，就開始接連不斷地往垛上挑送麥秸，母親站在垛中心，揮舞著桑杈或接或攬，或撥或拍，或砸或踩，把它們抖擻均勻，一層層鋪平壓實。隨著草垛的逐漸升高，父親還不時地在四周轉悠察看，若發現哪個地方低垂，便提醒母親多放一些麥秸，把它墊起來。垛至一定高度快結垛時，垛頂須隆成蘑菇狀，而且要用木杈轉圈修正打圓。待麥秸全部上完後，父親先用竹笤子刷去垛壁浮秸和不整齊的地方，再用手把邊邊沿沿修得整整齊齊，為了防止風吹雨淋，還要在頂部覆蓋上厚厚的麥糠，用「稔子泥」把頂部糊得嚴嚴實實，否則，一旦雨水滲入，非黴即爛。垛好的麥秸垛棱角分明，敦敦實實，父母帶著渾身的疲憊和欣慰的喜悅，站在下面欣賞著自己的傑作，滿臉洋溢著滿足和踏實的笑容。

農家的生活離不開麥秸。那時候，有些人家的院牆外也都矗立著一個個麥秸垛。做飯前，到草垛跟前扯幾把麥秸當「引火」扔進灶膛，再塞入其它柴禾，不一會兒火苗便會舔著鍋底往外冒，炊煙就帶著飯菜的香味飄滿院落；圈舍裡的豬渾身髒兮兮的，隔一段時間，往豬圈裡撒一層厚厚的麥秸，豬便高興地轉著圈兒撒歡，不但豬舒服了，漚爛的麥秸還是農家肥；冬天沒有鮮嫩多汁的青草，一些飼養大牲畜的人家，隔三差五，就會用鐵鍘將垛得結實的麥秸鍘碎，再拌入其它飼料，便成為牛馬不可或缺的越冬主糧。

麥秸垛還是孩子們的樂園。每到夜晚來臨，我們就成群結伴地來到麥秸垛周圍嬉笑打鬧，玩累了，就橫七豎八地躺在細碎光滑，透明綿軟的麥穰上，如同躺在一張烘得溫熱的床墊上，舒服極了。有時候會玩捉迷藏的游戲，偷偷地在麥秸垛上掏一個洞鑽進去，再用掏出來的麥秸把洞口堵好，又隱蔽又透氣，通過縫隙還能觀察到外面的動靜，任憑他們找翻了天，再怎麼喊，也屏住呼吸，得意地不露一點聲色。玩的時間久了，有的小伙伴會在洞裡睡著，直到星星爬上了天空，遠處傳來母親焦急的喊聲，藏起的小伙伴才被驚醒，雙手快速拍打干淨身上的麥秸屑，往家的方向跑去。

寒冬臘月，麥秸垛就變成了人們的休閒場所。陽光晴好的日子，老人們三三兩兩倚靠著麥秸垛，邊曬太陽邊嘮家常，暖洋洋地享受著那份難得的寧靜與溫暖；婦女們則坐在麥秸垛旁一邊互相說笑逗樂一邊做針線活；孩子們則圍著麥秸垛追逐打鬧，好不快活。

如今，收獲小麥都用聯合收割機，麥秸稈直接粉碎還田，再也看不到麥秸垛的身影了。

可是，那些被麥秸垛收藏的歡聲笑語，始終烙印在我的記憶深處，每每想起，依舊感到是那麼親切、溫馨、甜蜜。



冬來河岸

代亮

風從上游捎來第一封寒信
柳絲收攏起枯黃的發縷
河水壓低嗓音
把蟬聲與洪汛疊進河床
卵石間擱淺的碎光
被淘石人一粒粒撿進背囊

蘆葦舉起稀疏的纓穗
向晚秋打一個潦草手勢
蒿草尖凝著薄霜
像誰連夜撒下的鹽

穿棉衣的晨練者
腳步踩出霜花般的節奏
而黃河只顧低頭趕路
把一河寒氣裹緊
往更遠的田壟間送
等第一場雪，來認領河岸

看不見的鄉愁

苗海川

它不長在眼睛能抵達的地方
卻深埋在耳膜後的回響
是某年灶膛裡噼啪的柴火
是某夜母親哼唱的搖籃曲
它沒有形狀卻無處不在
像風穿過老屋的門縫
像雨滴在屋頂上寫信
寄給一個早已遠去的童年

它藏在方言的尾音裡
那一聲乳名的輕喚
如今再沒人叫得那樣真
它躲在鄉間的小路上
曾有我赤腳奔跑的印跡
如今被青草悄悄掩藏

它在一碗離別熱湯面裡
在火車開動時站台的回望
無論你走得再遠
總會在某個轉角
被它輕輕絆住腳步
然後淚流滿面

